

春雷滚滚

沈东海

春雷滚滚，敲着欢迎的锣鼓一般，春天的脚步近了。

清晨，窗外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在家随便做点早餐，吃完，撑一把伞，出门转转。

前几日，周围的树不是掉光了叶子，光秃秃着，像死了一般，就是稀稀拉拉地挂着些去年的老叶，蓬头垢面，枯黄枯黄的。树下是灰黑灰黑的土，地上是土黑土黑的树，整个世界给人一种压抑感，像人到暮年的那种没了盼头的凄苦。可一阵东风吹来，几场春雨过后，现在已大不一样。

今天，桃花、茶花、玉兰、油菜花……公园里，田野上，马路旁，各种各样的花像是约好了似的，一起开放。整个世界是花的海洋，像漂亮姑娘待嫁的婚房，被各种各样的花簇拥着包围着，花花世界一般。假如昨夜还是一幅

给人厚重感的国画，那么今天已被春天的手涂抹成了水彩画，白的、粉的、红的、紫的、黄的……应有尽有，五彩缤纷着。此时你若闭上眼，深呼吸，空气中还带有一股淡淡的甜香，像一位妙龄女子经过你的身旁，给人一种美的遐想。

那路旁一排排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树，揉了揉惺忪睡眼，又突然睁开。那一夜之间萌动出来的新芽，星星点点着，像孩子的眼，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昨夜还是光秃秃的树，今天已披上了绿叶，或是被花完全覆盖着，看来一向刚毅的树，也有柔情似水爱美的时候，在这崭新的春天里，也需一身漂亮的衣裳。侧耳细听，枝头的一支情歌已经唱响，一只婉转的黄鹂鸟，此时为谁在卖命地歌唱？像是一位诗人，将我心中对春天的讴歌，全部表达。

那田野上最不起眼的草，现在也那么招人喜欢，绿油油的一大片，

像波涛汹涌的海，一直蔓延到了远方，绿得那么水灵，那么动人，那么嚣张，好似画家在它们眼里已失了分量——它们骨子里透出的那种绿，画家的笔已无法完全表达。那坡上原本最荒芜的地方，现在也不再光秃秃着，贴着地的短草，一个个像是刚从土里钻出来的，探着小脑袋，偷偷地往外瞧着，好奇地将这个世界打量，活脱脱一个爱玩捉迷藏的小男孩嘛。

比这更生机勃勃的，是在田野里、公园内、街上，奔跑跳跃着的孩子，整天无忧无虑，叽叽喳喳着，像一群欢快的麻雀，一刻不得闲。他们头顶的世界，好似一直都是白云蓝天，烦恼似乎离他们很远很远。在这美好的春天里，就让他们尽情地奔跑、跳跃、玩耍，相信他们，会开创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美好明天。

在这初春时节，我更喜欢去父

亲的地里转转。父亲一直嘲笑我种花小打小闹，玩不出大花样，像小孩子过家家。而他种的地，在我看来，也确实是鸿篇巨制。这个时候，油菜花已经完全盛开，一大片，像铺了层厚厚的花毯，底下是碧绿的枝与叶，四四方方一块，远远望去像一块诱人的糕点。地的四周，低矮的豌豆与蚕豆也已盛开，一朵朵白如蝴蝶般的小花，点缀在叶间。那地的一角，一小块韭菜与茭白田，只刚抽出一些嫩叶。这时的春韭是最肥美的，吸尽了大地的精华，浸染了春的芳华，带着淡香，回味悠长。寂寞了一冬的剪刀，也想尽快尝尝，我似乎感受到了它体内蠢蠢欲动的渴望。

在这春雷滚滚的早上，一切的寂寞、惆怅、无助与绝望，我已将它们通通抛在脑后，展现在人眼前的只有希望。你看到了吗？

在春天里读诗

洪珏慧

这几天，我都是在清晨窗外清脆的鸟鸣声中醒来的。我一次次感叹，孟浩然的诗句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，竟是如此真切、自然。

在晴好的早春，不经意间，仰头望望天空，你会发现，这个时节的天空也与别的时节很不一样。阳光透过大气层的散射，使整个天空呈现出一种澄澈的蓝。这种蓝是清透的，鲜活的，嫩嫩的，隐隐地带着点脆弱。于是，你的脚步也会轻轻的，心情也是轻轻的。阳光带着一丝丝暖意，却不会觉得热，轻柔的微风几乎无法察觉，在微风和阳光中，香樟树一边落叶，一边抽出淡绿的新芽。

这样的时节里，最适宜读关于春天的诗句。比如白居易的《钱塘湖春行》，里面有这样的诗句，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”当我听着鸟鸣，行走在花草之畔时，就会低声吟诵起这些诗句。这看似浅显的诗句，随着岁月的增长，每一次吟诵时，都会发现里面蕴藏着深意。想要探究其意，却又真的是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，一时却难以说清。只觉得诗中的意境，在美丽欣喜的春景之中，又有着丝丝缕缕的惆怅。

若是遇到烟雨飘洒的早春天，惆怅自然会更多些。这种时候，会很自然地想起这首非常经典的唐诗，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原来，一千多年前的长安早春，和现在的江南奉城，春景也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。在奉化的城区里，早春时节，东一片西一片的草地，正在透出新鲜的浅绿。而在乡野之中，大片大片的草木，经过春雨的滋润，那蔓延的绿意一直与天涯相连。

这时踏春而行，在奉化的山谷里，会惊喜地发现小小的兰花，长在山阶之间。还有可以做成美味的野菜，马兰和荠菜。更多的，是我叫不出名字的草木。所有这些生命，即使只是卑微的不知名的野草，它们也都趁着这一年中最好的时光，尽情地生长，展现着自己的生命力。它们和我们一样，都是大自然的孩子，都是春天里生长的孩子。

随着春天渐渐深入，各种繁花也争相开放。每年三四月间，奉化的县江边，都会有一树树粉色的樱花盛开。它们如云雾般轻盈，小小的花朵在枝头摇曳，又如精灵一般，总是会吸引人们驻足观赏。每一年，我也会在这样的日子里，置身于樱花树下，拍几张照片。因为太过熟悉，面对这样的美景，以前也从来

没有过多的感慨。

直到近期，我读到荣荣的一首现代诗《樱花》，这首诗最后一节这样写道，“我于同一幢办公大楼的不同位置，看同一片樱花。我没有良多感慨，也绝不是熟视无睹的那一个。”一下子，我的内心被这些诗句深深地触动。我反复地读着这首诗，在脑海中回想着这些诗句，然后在在一个明媚的春日里，再一次去江边看樱花。眼前的樱花拥有了一种以前不曾注意到的美，它们紧紧地挨着，互相簇拥，也会簇拥着我。它们与我很亲近，在静默中，告诉我关于阳光，关于春风，关于雨露和它们的故事。它们有很多故事急于诉说，它们的生命短暂，却并不卑微。在某一维度上，它们也很像我们，在过于短暂的生命里，在难得的春天时光里，急于绽放，急于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即使这样的生命被忽视，也依然有着属于这个世界的美。

江南的春天多雨，奉化也是如此。一夜的风雨之后，听说桃花落了很多。奉化本是水蜜桃之乡，大片大片的桃花，在这个季节如云霞般铺展在大地上，在乡野之间。正是看桃花的季节，风雨的摧残，却让本就短暂的美好更加凄惨。唐诗《春晓》后两句，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在此时的情境中，更是让我百感交集。春天从来都不只是阳光明媚、花开如云的美好，也总是会有风雨交加、百花摧残的伤痛。花是如此，那么人呢？是否也如这花一般，即使在生命的春天里，也总是会有风雨摧折的困扰？

等到暮春时节，那时草木疯长。无人修剪的草木，侵入江边的小径，高可没膝。这时，我会想起杜甫的诗。杜甫笔下的春天是这样的，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”

年少时，不喜欢杜甫，以为他的诗太沉重。现在人到中年，对他的诗有了越来越深的感悟。在他的诗里，不仅有诗情画意，同样还有家国情怀。

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千多年前那个忧国忧民的诗人杜甫，是如何怀着悲愤，又是如何带着希望，从心底里吟出这样的诗句。一千多年后的当代，又一年的春天，疫情还远没有结束。而在远方，战争的苦难正波及着越来越多的国度和人们。在这样的情境中，我再一次大声地从心底里诵读出这首《春望》，读着这样的句子，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”那种深沉大气的家国情怀，深深地感染了我，让我在悲愤之中，又怀着更多的希望。



清秀早春 邹亚萍 摄

摆渡人

徐国平

摆渡人是用渡船将乘客从此岸载向彼岸的船工。江河上桥梁少的年代，在渡口不难发现那些身穿蓑衣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不辞劳苦运送乘客的摆渡人。我当年曾在奉化江的多个渡口乘船过江，看到江面上风浪大时，船工都很辛苦。一次在翻石渡摆渡时，见到一个年过花甲的老船工。听他说起他已当了40多年的摆渡人，有一次深夜为送一个产妇过江，差点翻船葬身江底时，我不禁肃然起敬。他那稳稳把住船舵的瘦小身子，在我眼里瞬间变得高大起来。

英国著名作家克莱儿·麦克福尔的小说《摆渡人》，讲述了一个离奇而有深层含义的玄幻故事。15岁的单亲女孩迪伦，因与母亲不睦，乘火车去看望从未谋面的生父，在火车发生事故时丧生。其灵魂出窍后，遇到了灵魂的“摆渡人”。作者克莱儿是个教师，她以教师对孩子特有的真情和爱心写成的这部心灵治愈小说，这个史诗般动人的温情故事，翻译成30多国的文字后，震撼了千万读者的心灵，她因此获得了五项世界文学大奖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在我们身边，也有一批心怀大爱、无私奉献的

心灵“摆渡人”，区关工委的阳光关爱志愿者就是其中的代表。12位从政法系统退休的老同志，心系下一代，把夕阳的余晖洒向误入歧途的青少年，帮助失足失范青少年找到归途，走上正道，重获新生。为此，他们倾注的心血、奔走的路程、上门帮教谈话和送精神食粮的次數，帮助就业的人数，虽一时难以统计，但这中间一个个感人的故事，是这些“摆渡人”奉献精神很好的诠释。

今年78岁的王继忠是一个“老公安”。退休后16年来，他全身心投入拯救帮教戒毒青少年的工作中。16岁少女璐璐（化名）因吸毒进了戒毒所，刚进去时她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态度，很难沟通。老王了解情况后，耐心地找她进行了十多次谈话，还请来了她的养父母和亲生父母，共同做她的思想工作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璐璐终于知错并积极配合戒毒。出所前，王继忠又帮她找了一份工作，告诫她出去后一定要坚定自己的意志，远离戒毒朋友，严防复吸。璐璐有了稳定的工作，又有两对父母的关爱，此后走上了正道。璐璐后来结婚时没有忘记老王伯伯这个人。人生道路上的“摆渡人”，邀请他参加了婚礼。

失足失范青少年大多有一个破碎的家庭，因贩毒罪被判刑的17岁少年小沈（化名），由于父亲沉迷赌博，连房子也卖掉了，母亲被迫与之离婚。小沈开始自暴自弃，听说吸“白粉”可以忘掉一切烦恼，偷吸了2次。后来别人让他帮助带“白

粉”，无知的他也答应了，结果被抓。在一次未成年人帮教座谈会上，小沈写了两封信，分别送给他的爸爸妈妈，语句诚恳，催人泪下。关爱团的老同志看到信后眼眶也湿润了，于是吴琴文、王继忠两位老同志在一年多时间里，多次前往小沈家的村子，通过村干部做小沈父亲工作，使他深刻认识到嗜赌的危害性，并转达了她前夫戒赌的决心。最终小沈母亲也回心转意，答应再给前夫一次机会。几位老同志又三赴监狱，探望帮教小沈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小沈在监狱中因表现良好，提前八个月回家与父母团聚。他感动地说：“是关爱团的爷爷奶奶挽救了我，挽救了我们这个家。”

在职时从事普法宣传教育多年，退休后关爱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孙佩君又是一个优秀的“摆渡人”。她的第一个帮教对象小张（化名）开始与她接触时，既高傲又自卑。在微信互动中，字里行间抱怨自己被学校开除，受家长指责是“运气差、很冤枉”，“感觉自己像一块抹布一样被人抛弃。”孙佩君深知失足青少年的心理世界是一片荒原，唯有爱，才可以浇灌他健康成长。于是请他到家对面谈心，她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热情耐心地帮他分析原因，指明方向，帮他拿起书本，重拾学业。针对他当时顾虑重重，担心考不上大学，被别人讥笑的心态，孙佩君和小张的家人又多次

做工作，鼓励他放下包袱，轻装赴考。在社区矫正法实施之日，小张如愿收到了大学入学通知书。他感动地说：“一切坚强，都是柔情生的茧。我与孙阿姨一年多时间说的话，超过了十几年与父母交流的话。我一定好好学习，学成后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”

阳光关爱，让阳光普照每一个失足青少年。“心灵摆渡”，让所有失足青少年重归正途。这是阳光关爱志愿者的共同心愿，也见证他们的实际行动。两位已过古稀之年的志愿者董国伟、王绪达，接过帮教19个失足失范未成年人的任务后，不辞劳苦，对每个帮教对象上门走访平均达4次以上。有一个帮教对象住在海曙区，他们多次乘轻轨后坐公交车，再走五公里多路，到帮教对象家中说情说理说法，感动得孩子的祖母热泪盈眶，教育她的孙子一定要改邪归正。孩子也幡然大悟，以实际行动改正过错。

失足失范青少年回归社会，就业会碰到一定困难。阳光关爱志愿者又成了他们找工作的“摆渡人”。在“戒毒明星”沈国军创办的凌晨农副产品配送中心这个阳光关爱实践基地，先后有32名从戒毒所出来的青年，通过志愿者介绍，先在这里就业，以后再出去打工开店办企业。

阳光普洒，大爱无疆。像这些“摆渡人”那样，还有很多“五老”志愿者在为下一代健康成长，凝心聚力，默默奉献，全力奏响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新时代乐章。

葱茏

潇潇雨歇

骄阳在这个季节，来得有些早。小草不知道道中汽车尾气的滋味，纷纷低点头，忘却了昨日的烈日炙烤。

太阳，今晨出来得有些早，也许它并不理解人类的复杂活动，由表及里、由内而外，进行着一系列神奇的重构。

人，可敬，在篱笆内隐现身体的轮廓，勤劳且善良也已融进小园。那结香花已然昂首向我汇报。

晨，归属于生的幽幽气息，小草在夜里打盹，在白天呼吸，近乎孩提时代的美好。

晨，我趁着阳光尚未完全覆盖，伸出手，和每片绿叶握一握，裂开的瓦盆，听见叶子渐渐索索。